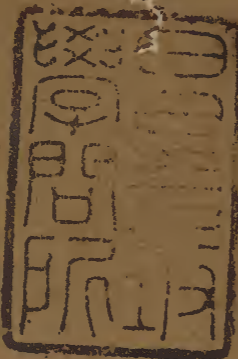


四書體朱正宗約解

孟子



漢	八	五	九	七	類
書	一	〇	九	五	號
門	冊	架	函	冊	類

內	八	五	九	七	類
閣	一	〇	九	五	號
文	冊	架	函	冊	類
庫	三	七	七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97
冊數	10 (9)
函號	277 16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四書體采正宗約解卷之十八 下孟

舜往章 此章見卑人盡性而為人倫之至全以怨慕為上節因問而言舜之怨慕大節至未詳其怨慕之實而表其孝之大也析言之父母愛之即發怨慕之意帝使節舉怨慕之迹天下之士為而即推怨慕之心人少即贊其狀也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

萬章問曰嘗聞大禹謨云舜往耕歷號泣山以事其親矣乃其往于田之時

于旻天

每呼夫旻天而泣何為其號泣也夫舜處父子之間以其平其情以致其隴也其號泣也何

孟子曰怨慕也

孟子曰舜之號泣蓋怨慕之所發也其戚狀若有所憾正其殷殷狀實有所求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怠

萬章未達怨慕之旨以為舜之時而不用其情者或得父母之歡心而愛之則喜而不怠

父母惡之勞而不怨

或不得父母之歡心而惡之則勞

狀則舜怨乎

今舜之號泣以怨慕之故狀則舜而不怨

問于公明高曰

孟子曰吾所謂怨慕者非怨親之謂也蓋聖人問于公明高曰吾所謂怨慕者非怨親之謂也蓋聖人

之二之字愛是加之惡是憎指子言愛以恩惡是嫌

師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也則吾既得聞命矣也



之指子言愛以恩惡是嫌

師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也則吾既得聞命矣也

勞是施以不怨不怨其親怨頂上

謂怨也長息公明高子公明高子

子聞命親說號泣父母至不知

只是疑其是泣何孝子指婦

怨親意耕田只是為不我愛

如後片完於我何自責不知

使貫至下獻九男是丹二女

是娥百官指百司牛羊倉

原備頂上九多就是人

不為相遷使之不順指不能

道未始若窮人窮困無所

有適意如也窮人之無所

歸倚靠

悅即上就解是解不願父子

色是少艾富指真貴指爵解

憂正解窮人無所歸之憂

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若號泣于旻天號泣于父母

不知倘亦疑其怨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公明高曰是蓋聖

以淺見則非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岳推公明高未達之意以

爾所能知也為不得其親之歡心則其用情必有獨至者必不

我竭力耕田其為子職而已矣自謂我竭力耕田不過父母之

不我愛自耕田而外子職之所當盡者何限而吾之所未於我

何哉但不知我罪何在耳反躬自責思所以得罪之故而不可

為自責則知吾所謂愛之帝使其子九男二女朕舜怨慕之

升開四岳咸荐之後帝使其子外則九男內則二女百官牛羊

倉廩備列之百官給之牛羊以事舜于畝畝之中以事舜于中

天下之士多就之者且舜之所居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帝知其德之可以膺曆數也先

帝知其德之可以膺曆數也先

帝知其德之可以膺曆數也先

帝知其德之可以膺曆數也先

帝知其德之可以膺曆數也先

帝知其德之可以膺曆數也先

帝知其德之可以膺曆數也先

帝知其德之可以膺曆數也先

帝知其德之可以膺曆數也先

帝知其德之可以膺曆數也先

帝知其德之可以膺曆數也先

帝知其德之可以膺曆數也先

帝知其德之可以膺曆數也先

帝知其德之可以膺曆數也先

帝知其德之可以膺曆數也先

子而不足以解憂而舜不欲也以帝舜天下而遷之遂貴為天子其貴極矣而不足以解窮人之所憂也

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夫人之所憂常以得所欲而解也今天下之人悅之好色則必

事我富貴加我天子之欲極于是矣而皆无足以解其窮人之憂者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則必

而後可以自解乎惟諭親于道得親之權親與我而无所惡我

也與親而无所遠朕後窮人之憂始得以自解也蓋以天下外物也

親其所樂者不在其得天下而在其得天下而在此其得天下

人少則慕父母舜之孝如此是豈常人之所能及哉吾觀常人○

其所慕者知其所欲所有妻子則慕妻子及其少壯而有妻子則移其慕父母

矣情欲所仕則慕君不得于君則熱中及其出而仕也則移其慕父母

則憤激而熱中此心又溺于功大孝終身慕父母惟大孝之人

各得失之中矣此非所謂謂孝也大孝終身慕父母為能不失其

少是孩提時慕父母是赤子之美是良心是美

色之少艾是年少而美仕是出仕是出仕

終身自少至老見少艾是是終身慕可知是

是是終身慕可知是

娶妻章此章見聖人善處人

遵父母之變而用權以全倫不

必告見不信誠實言指如

是以頂上

見之矣若此其誰當之乎彼年至五十而猶慕者于于大舜見

其慕也卑天下无以加及親既順之後則所謂父母愛之喜而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萬章問曰娶妻人道之

信斯言也夫經所以載道

告而娶帝之二女是與孟子曰告則不得娶孟子曰告而後娶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而

如告則廢人

告則必為父母所阻而不得娶矣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

聞命指行機謀妻舜以為知告知

告字于說

父母即完是治是廩是指是階是

即焚廩是以火浚井是揜是

蓋之言也蓋是益是都是

君是故是十是做是都是君是咸是績是

功是牛是倉是廩是指是階是

之大倫如告而不得娶則廢人以慰父母且使娶怨仇是以不

告也敬寧不告以命人之大倫無寧告以廢其倫寧不告而娶

吾既得聞命矣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帝之妻舜而

不告何也當時帝竟以女妻舜據禮亦當使舜

則不得妻也必有違言舜必將從親命而不得妻也

而令臣舜之父母雖不敢違天子之命蓋禮則能以父而令子

君治之可妻則妻不問其子之告與不告親之

使舜完廩萬章曰舜處父母之變固狀矣又聞其處兄弟之變

指階方升屋而即瞽瞍焚廩瞽瞍縱火焚廩意為必死也

而所以使使浚井又以自上而下其勢易自下而上勢出從

而掩之舜已匿空旁出叟乃不知從而下土掩

象曰謨蓋都君而

象曰謨蓋都君而

象曰謨蓋都君而

象曰謨蓋都君而

象曰謨蓋都君而

象曰謨蓋都君而

象曰謨蓋都君而

象曰謨蓋都君而

象曰謨蓋都君而

象曰謨蓋都君而

象曰謨蓋都君而

象曰謨蓋都君而

象曰謨蓋都君而

象曰謨蓋都君而

象曰謨蓋都君而

出從

出從

出從

出從

出從

出從

出從

出從

出從

出從

出從

出從

出從

出從

出從

出從

狀承上 偽是不出 饋是生 使命校人之小吏 畜也 烹而食 反命 始舍之 圍 悠狀 遯 洋洋 曰狀則舜偽喜者與 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 校人畜之池 反命曰始舍之圍焉 洋洋焉 悠狀而遯

欲為子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 曰笑而不知也 夫殺已則仇也如其知之必无此言矣 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 曰狀則舜偽喜者與 萬章曰不知而喜或出于真既知而喜不 欣也狀則象喜而為爵陶思君之言舜喜而為臣庶與治之 語兄弟相見情不容已自如此至殺已之事何足介其怪哉 曰狀則舜偽喜者與 萬章曰不知而喜或出于真既知而喜不 蒸作意而偽 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 而况處兄弟之間 知喜者與 哉彼其所以喜象者亦信其聖而已觀于產處校人之 事則可知矣昔者人有饋送生魚于鄭國執政之子產 子產使 校人畜之池 沼之小吏 畜之池中 校人烹之 命私自烹而食 之 反命曰始舍之圍焉 乃備為反命之詞而告子產曰臣始 關焉 少則洋洋焉 縱則洋洋焉 悠狀而遯 自得而遠矣

象曰章 通章只重愛弟之仁 是日其封之者待之甚厚固 是親愛其弟之仁有似于放 者雖是制其弟不得虐民狀 處之甚周亦寓愛其弟無 已之仁只 重仁字

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子產喜而嘆曰以爾之言知魚之 哉 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 校人出而語人曰人皆謂子產 烹而食之 使我所畜之魚予既烹而 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乃善以為生日得其所哉得其所 哉其不善料事若此何如其智乎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 校人 推之可見君子雖有先見之明而以理之所有者欺之斯亦可 也 難罔以非其道 雖無逆許之情而以道所 彼象為爵陶思君之言而以愛兄 故誠信而喜之笑偽焉 故舜 委之以臣庶之治乃誠心實意信而喜之笑偽焉 而有所 焉蓋子產喜魚之得所者見魚不見烹魚也惟見魚存得所之 理故其信也亦以理而其喜者非偽也舜喜象之憂我者見弟 不見殺已也惟見弟存愛兄之理故其信也亦以理而其喜者 誠而皆不越天理之常此聖人所以為人倫之至也

曰是日放遣之于此封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

流徙其工子謂之旁奇

或曰放焉或者據其迹誤謂之曰放焉

崇山南裔

其工于幽州萬章曰開舜為天子之時

謂之殺其

于崇山兇也則放而安置之于崇山

四罪指上所

罪而天下咸服

有庖象所封

象至不仁封之有庖

他人指四言

誅四凶者誅之而反封之于有庖

不宿言無怨

在他人則誅之

言對

在弟則封之

忍都不

不藏怒焉

知了

不宿怨焉

勢分

親愛之而已矣

不隔

愛之欲其富也

言貧賤

封之有庖富貴之也

之極

弟為匹夫

身為天子

可謂親愛之乎

分

親愛而可謂之仁乎

之親

而可謂之仁乎

之極

此舜之封象所以為仁人之心而不可謂

之極

此舜之封象所以為仁人之心而不可謂

之極

此舜之封象所以為仁人之心而不可謂

之極

此舜之封象所以為仁人之心而不可謂

不得有為是不假事權于有庫之國天子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萬章曰封與放本異也

舜吏是伐治治是理其國納是納

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

于貢稅即有庫國彼民即有

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

象不得虐民意雖然指不得

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

于暴其欲是舜源源水之相

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

來是象來不不字貫下及貢

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

諸侯朝以政諸侯述此指常

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

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

盛德章此在誠狀乎哉分上

子五年一朝有其期也數奏以言明試以功有其政也惟舜

之臣君父下是孟子詳明其

政事亦見也是不待朝貢之期此之謂也

無臣君臣父之理首節孟子

弟無已之情蓋有出于仁民之外者此可見舜之封象固所以

節見舜無臣父之理末節引

言舜化乎親以破父不得而

子之非亦以明舜無臣父之

心矣

理而無臣君之

咸丘蒙問曰盛德之士

咸丘蒙齊之隱士語古士從

咸丘蒙問曰盛德之士

不得二不得以理言見理不

咸丘蒙問曰盛德之士

南面是人君所治之位君向

咸丘蒙問曰盛德之士

北面是臣君是出言有

咸丘蒙問曰盛德之士

野人語怪拂耳是兼言舜惟

咸丘蒙問曰盛德之士

經的人揖揖天子之位

咸丘蒙問曰盛德之士

之朝雖為父亦不得以北而

咸丘蒙問曰盛德之士

未嘗即天子之位。見文是放。是動。是且。是落。是降人死時。至動。方且。是魂升于天。而也。魂降。百姓。是畿內。考父。為妣。三年。是行父母。母之喪。四。海。是外之。過。是密。八音。金石絲。是止。密。八音。竹。匏。土。草。木。之。二。天子。是反言以決。察音。其必無意。

臣堯而不能不動心于臣父望。孔子曰於斯時也。見警。其容有感。朕。靡寧者。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君臣父子之倫。皆亂天下。殆。不識此語誠。然乎哉。蒙之所聞者如此。不識。孟子曰。否。無是事也。此非君子之言。有道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也。何其荒陋至此也。堯老而舜揖也。何以見無臣堯之事。彼堯老不視事。遜于勤而舜止居揖代行天子之事也。堯存特舜未嘗即北而而制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吾此語蓋証之堯典矣。堯放勳。乃祖。落。幾。內。百姓。慟。堯。四。海。過。密。八。音。即。外。而。四。海。之。民。亦。皆。過。止。密。密。其。年。天。無。一。日。又。証。之。孔。子。矣。孔。子。曰。民。無。二。王。王。是。孔。子。所。言。又。如。舜。既。為。天。子。矣。據。孔。子。之。言。以。斷。堯。典。所。載。之。事。可。見。堯。崩。時。天。下。不。以。舜。為。天。子。而。以。堯。為。天。子。矣。故。

閔命 即閔克崩舜 晉是 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舜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又以

平土之濱 謂環海之內 非是 也 居揖而無臣堯可知也 舜之臣堯 咸丘蒙曰 何疑焉 咸丘蒙曰 舜之不臣堯 而其事可知也 舜

說勞 是勤 事 大夫勤役 曰 也 何疑焉 ○咸丘蒙曰 舜之不臣堯 而其事可知也 舜

辭中 是讀詩 志 是作詩 逆 不疑于北山之詩也 詩云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 而舜既為天子矣 敢問 贊之非臣如何 而舜既受禪 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 敢問 贊之非臣如何 而舜既受禪 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 敢問 贊之非臣如何 而舜既受禪

是泥于 雲漢 是宜王憂 周餘 問 贊之非臣如何 曰 是詩也 非是之謂也 孟子曰 詩人之

指厲王大 靡無子 是獨立 遺 子 可 臣 其 父 之 謂 也 勞 於 王 事 而 不 得 養 父 母 也 彼 從 役 之 是 遺 存 信 斯 言 承 靡 有 子 遺 來 曰 此 莫 非 王 事 具 孝 思 之 情 有 戚 賦 而 不 得 遂 者 故 以 悲 歎 之 意 而 發 為 不 平 之 詞

是遺存 信斯言 承靡有 子遺來 曰此莫非王事 具孝思之情有戚賦而不得遂者 故以悲歎之意而發為不平之詞

曰此莫非我獨賢勞也此為臣者皆當服此事何為獨故說詩

者不以文害辭此詩人之志而說詩者所當知也蓋詩有志焉

矣故說詩者不可泥一句之文而害一句之義以辭之義非文之所能盡也

不以辭害志惟以已之意迎彼作詩者之志

害設詞之志以志之其志狀而辭亦然吾固涵濡以

會之其志狀而辭不蓋虛心平氣不敢自必而一聽

賦吾亦從容以玩之是為得之其立言之本旨如是乃可以天

遇而得其志于文辭之外有與如以辭而已矣如不惟其志而

之契合者矣此則說詩之法也如以辭而已矣徒以詞為泥而

矣雲漢之詩曰則豈惟北山之詩可疑臣父周餘黎民靡有子

遺周當大亂之後里聚之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黎民靡有半身之遺也信如斯詩之詞也

信斯言也之詞也是周無遺民也

遺黎民靡有半身之遺也是周無遺民也

信斯言也之詞也是周無遺民也

遺黎民靡有半身之遺也是周無遺民也

信斯言也之詞也是周無遺民也

遺黎民靡有半身之遺也是周無遺民也

信斯言也之詞也是周無遺民也

遺黎民靡有半身之遺也是周無遺民也

信斯言也之詞也是周無遺民也

為天子父見前侯大夫以天

下養見有國有家此指尊養

言不得而疑此之至而

乎尊親且子謂舜之臣父者以其為天子也豈知舜之所以為

親者孰不為孝朕心之所在而拘于位焉則孝也而非其尊親

至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崇其親而隆名徽號之有加焉尊親

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凡有邦有家以顯其親者孰不為尊朕

至也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夫至孝在于

下養而四海九州之奉陪焉為天子父尊之至也

此今舜貴為天子而替瞽瞍朕為天子之父以天下養養之至

也舜富有天下而替瞽瞍朕受天下之養人子養親之典孰有

加于此者乎是養之至也養之至乃為尊之至尊之至乃為

孝之至此舜之所以詩云永言孝思大雅下武之詩有曰人

為法于天下者也詩云永言孝思能永言孝思而不怠孝

思維則則孝思可為此之謂也此即舜尊親養親之至之謂也

親履其親矣而非所以為法于天下哉

不謂之孝思而何以為法于天下哉

無臣竟之事也即語之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亦夔夔齊栗

自有說也書大禹謨曰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夔夔齊栗

夔夔齊栗

祇敬是事夔夔是敬齊慄是

懼允信也若也

堯以章

此章見堯之禪位出於公首節分上言堯不能私與以天下下詳論舜有天下皆出於天通章以天字為主窅其所以為天者則三民言

然命之乎

然命之乎萬章曰天與之者果諄諄然詳語以命之乎不朕何所據而見為天之與也

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命舜但因其行之出乎身而行無不利與其事之措諸天下而專無不得示以與之意于不言之表而已矣知天之與舜不以言而以其意則知舜之天下由非人力矣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知之何

萬章曰天之與舜既非人力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知之何萬章曰天之與舜既非人力矣

曰天子能荐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

萬章曰天子欲荐人于天而言其可以理也天子之所能也必欲使天與之天下者天子之所能也

曰諸侯能荐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

觀之諸侯能荐人于天子而言此人之可為諸侯也

曰大夫能荐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

觀之大夫能荐人于諸侯而言此人之可為大夫也

而敬謹

而敬謹替職亦允若順之書之所言如此是為父不得而子也夫父之能化其子者常也今替職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于其子所謂父不得而子者或在此也而豈如子之說乎夫明乎父不得而子之說則亦可明乎君不得而臣之說矣子其無惑于好事者之言哉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

萬章問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與舜不識果有其事否乎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雖統于天子而非天子之私有也安能以天下與之哉然則舜有天下也與之既非天子所能與堯安得私與舜哉

曰天與之

孟子曰天與之蓋天者萬物之主宰而况天下者正天之曆數所在也

曰天與之者諄諄

然命之乎萬章曰天與之者果諄諄然詳語以命之乎不朕何所據而見為天之與也

曰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命舜但因其行之出乎身而行無不利與其事之措諸天下而專無不得示以與之意于不言之表而已矣知天之與舜不以言而以其意則知舜之天下由非人力矣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知之何

萬章曰天之與舜既非人力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知之何萬章曰天之與舜既非人力矣

如何究天人與使是堯主祭

是存之百神是天地山

于天百神是天地山

也天受之指主祭

之事治是事無

治民受指主事而事

受人與承民安來

與也

可理民生使之歷試而暴顯之于民不能必

與事示之而已矣夫堯舜于天暴顯于民此行與事之所在也

堯之所能使也朕亦何待于言也故曰○曰敢問荐之于天而

天受之萬章曰天與人與至難格矣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日使之主祭孟子曰天之功用在于思

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乃其行事所感通幽無不格自

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乃其行事所借置事無不治自五典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朕則所以示其與之之意者皆天而已

相安是民姓安天與之與之固天也人與之與之亦天也故曰

相是輔相天以主堯子指丹

南河見其觀也見月觀人臣見

之數之字俱訟獄謂獄不區

也短聲歌也天也此天字以

應首節之中國自南河踐是

逼乃相臣纂乎君

侯朝觀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夫南河之南去中國遠矣而况

堯之子而之舜仁不之堯之子而之南河之舜訟獄者不之

堯之子而謳歌舜天下之謳歌者久被其欽恤之謳歌者不謳歌

人心如此而天意不可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舜見天意

知乎故曰天與之也

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舜見天意

而不可得夫然後由南河之中國紆堯而踐天子而居堯之宮
之位焉此雖以答天下之心實所以承夫意也

德衰章

此孟子深明帝王之

特堯無心于與舜亦非存心于得位也

通堯之子

向使堯崩之後不為南河之避而通堯之子

是堯崩之後不為南河之避而通堯之子

天聽自我民聽

天無聽也其聽此之謂也

良以帝天之命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

萬章曰人有言堯舜德盛故以天下為公不傳之子而傳之賢至

于禹而德衰故以天下為私不傳之賢而傳之子人言如此其

孟子曰否不然也

孟子曰德衰之言否

也禹之事不狀也

天與賢則與

天之意在賢也則聽天以與賢非有心于官天下而假之以要

天之意在賢也則聽天以與賢非有心于官天下而假之以要

從之

兼朝觀訟

兼朝觀訟

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

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

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

禹崩三年之喪畢

禹崩三年之喪畢

禹崩三年之喪畢

禹崩三年之喪畢

禹崩三年之喪畢

禹崩三年之喪畢

禹崩三年之喪畢

禹崩三年之喪畢

禹崩三年之喪畢

喪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陰蓋以台德罔為民依且信啓之可

于箕山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夫箕山之

南河陽城之避宜民心之歸不異于歸舜歸禹之民矣乃朝覲

訟獄之人不之益而之啓曰是誠吾君之子也吾君雖往而可

以為朝覲訟獄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之主者在茲矣謳歌啓曰是誠吾君之子也吾君雖往而可

之人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是誠吾君之子也吾君雖往而可

以歌詠之不置者在茲矣是禹未嘗不荐賢而民之心乃欲與

如者○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夫觀民之從舜禹而不從

而究夫民之所以從舜禹而不從益之故則益見夫天之所為

也為堯之子者丹朱也而丹朱則不肖為舜之子者商均也而

商均則亦不肖民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禹之相舜也歷年

多施澤於民久或二十八載焉或十有七年焉歷年既多而澤

以從賢而舜禹之所以施于民者久則民心愈向于賢矣此民之

賢能祇敬厥德以承禹之道是以賢繼聖視

朱均之不肖者何如也民心已向于子矣益之相禹也歷年

少施澤於民未久而況益之相禹也僅七年焉歷年又小而澤

者又何如也民心愈向于子矣此民之所以舜禹益相去久遠

夫均之為相也而何益之其子之賢不肖均之為子也而何啓

未久異于舜禹之久也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凡此或速之而或遲之或豐之

也蓋天在于賢故使其相之久而適值乎不肖之子堯舜亦

豈能遠天而與諸子也天在于子故使其子之賢而適值乎不

久之相禹亦豈能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夫皆天而非人之所能

丹朱堯之子堯使居丹淵

之子封商是亦對堯之啓賢

塗山氏能明教訓而致其化

以故啓知主事達君臣義精

功而敬聖人傳禹之道如惟

不墮敬心之要精惟

一克勤克賢指未皆

德是也指未皆

上說為言天以理之致

命以稟致

匹夫之稱若舜禹之德禹有
祇台天子存堯舜舜之類仲尼
之德天子存堯舜舜之類仲尼
無存說

世父子廢是奔即舊
相傳廢其位也
祭紂

天下主遇嗣君
之賢說

信乎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而可謂禹之傳子為德業耶
○匹夫而有天下者人之不
有天下者豈獨益哉凡匹夫而有天下與繼世而有天下二者
之勢相為進退者也蓋有德雖有天下之大本朕以匹夫之
賤至登帝位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存之者非僅德為聖大
而而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存之者非僅德為聖大
必立德若舜祇德若禹而又有天子如堯舜者以荐之而後繼
唐而帝繼虞而王不朕有德無存則舜終于側陋禹終于躬耕
而故仲尼不有天下故仲尼雖天縱至德朕以無堯舜之荐而
也者天○繼世以有天下朕有其德矣存其德矣而又有天下
不輕以與人亦不輕以奪人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非謂德
故凡繼先世以有天下者禹而遂廢之也其為天心之所廢必滅德如桀紂痛如紂而後
放之南巢誅之牧野苟不至桀紂則前之功德未泯天之眷顧
未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
不異于夏伊尹周公之為相不異于益知伊尹周公之事則可知益矣

相湯是有德湯崩湯踐位二
十三年百

外丙仲壬皆太
二年四年皆
少

而難奔甲之子顛覆是
典

湯而三年陰之制怨是怨其
悔也

義以處訓即仁義毫商所
義以處訓即仁義毫商所

聽伊尹之訓已也三年之前惟伊尹教戒之言復歸于毫伊尹
以冕服迎之而復歸于毫都以為君天下是雖伊尹無利天下之
心而亦太甲能終守成之業而為天下之所不廢也此伊尹之所
以不有天下也周公之不有天下公以元聖之德而有輔相之大功

○伊尹相湯以王于天下咸有一德相湯以王于天下而湯又
荐之宜乎存天下矣乃其繼湯崩太丁未立當湯既崩父死子
湯之世者則以大甲之賢也湯崩太丁未立嗣天下應屬太丁
乃未立而死天蓋奪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屬外丙與仲壬乃外
以速神器之歸也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屬外丙與仲壬乃外
丙僅二年仲壬僅四年天蓋運之以逐長君之福也太甲顛覆湯之典型
蓋運之以逐長君之福也太甲顛覆湯之典型于太甲而誰屬
哉太甲立而變亂舊章湯之典型凡覆顛無存矣伊尹放之於桐三年順乃因諒陰之
制安置太甲于桐宮者三年太甲悔過于桐去不仁而三年以
欲其顧乃祖之墓而興思也太甲悔過于桐去不仁而三年以
自艾而修治方來於桐處仁遷義朝于桐去不仁而三年以
自艾而修治方來於桐處仁遷義朝于桐去不仁而三年以

聽伊尹之訓已也三年之前惟伊尹教戒之言復歸于毫伊尹
以冕服迎之而復歸于毫都以為君天下是雖伊尹無利天下之
心而亦太甲能終守成之業而為天下之所不廢也此伊尹之所
以不有天下也周公之不有天下公以元聖之德而有輔相之大功

聽伊尹之訓已也三年之前惟伊尹教戒之言復歸于毫伊尹
以冕服迎之而復歸于毫都以為君天下是雖伊尹無利天下之
心而亦太甲能終守成之業而為天下之所不廢也此伊尹之所
以不有天下也周公之不有天下公以元聖之德而有輔相之大功

聽伊尹之訓已也三年之前惟伊尹教戒之言復歸于毫伊尹
以冕服迎之而復歸于毫都以為君天下是雖伊尹無利天下之
心而亦太甲能終守成之業而為天下之所不廢也此伊尹之所
以不有天下也周公之不有天下公以元聖之德而有輔相之大功

聽伊尹之訓已也三年之前惟伊尹教戒之言復歸于毫伊尹
以冕服迎之而復歸于毫都以為君天下是雖伊尹無利天下之
心而亦太甲能終守成之業而為天下之所不廢也此伊尹之所
以不有天下也周公之不有天下公以元聖之德而有輔相之大功

聽伊尹之訓已也三年之前惟伊尹教戒之言復歸于毫伊尹
以冕服迎之而復歸于毫都以為君天下是雖伊尹無利天下之
心而亦太甲能終守成之業而為天下之所不廢也此伊尹之所
以不有天下也周公之不有天下公以元聖之德而有輔相之大功

聽伊尹之訓已也三年之前惟伊尹教戒之言復歸于毫伊尹
以冕服迎之而復歸于毫都以為君天下是雖伊尹無利天下之
心而亦太甲能終守成之業而為天下之所不廢也此伊尹之所
以不有天下也周公之不有天下公以元聖之德而有輔相之大功

聽伊尹之訓已也三年之前惟伊尹教戒之言復歸于毫伊尹
以冕服迎之而復歸于毫都以為君天下是雖伊尹無利天下之
心而亦太甲能終守成之業而為天下之所不廢也此伊尹之所
以不有天下也周公之不有天下公以元聖之德而有輔相之大功

禪自其後即與一也

伊尹章 此摠是反覆明伊尹

湯之事辨華節言其平日隱

一樂克舜之道盡之

宜其有天下矣而不有天下者以猶益之于夏

孔子曰唐虞禪 孔子曰唐虞禪 合而觀之有天下皆天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孟子曰否不狀 孟子曰割烹之言否也伊尹耕於有莘之

用有莘國樂 是誦詩讀書而果有

道其定 義自其時 祿之

若之爵 繫言馬心 四是一

介與至小

野而樂堯舜之道焉 欲知伊尹無辱已之事蓋觀其窮心所養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 夫所樂既在于堯舜故其授受取予無

弗顧也 豈顧小者每或不肖哉即大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 豈顧小者每或不肖哉即大

一介不以取諸人 吾樂堯舜之道而不見有小人者之呼怨

一介不以取諸人 吾樂堯舜之道而不見有小人者之呼怨

湯使人以幣聘之 由是道德彰而名譽

一介不以取諸人 吾樂堯舜之道而不見有小人者之呼怨

湯使人以幣聘之 由是道德彰而名譽

一介不以取諸人 吾樂堯舜之道而不見有小人者之呼怨

湯使人以幣聘之 由是道德彰而名譽

一介不以取諸人 吾樂堯舜之道而不見有小人者之呼怨

湯使人以幣聘之 由是道德彰而名譽

一介不以取諸人 吾樂堯舜之道而不見有小人者之呼怨

湯使人以幣聘之 由是道德彰而名譽

四言
我何以是不
豈若如意
飲之野是
飲之野是
飲之野是
飲之野是

三
是再三不
幡狀
改
與我
使是君民
是君民
親見
是君民
親見
是君民
親見

此民
乃稟言天生此民合先
知其先覺及後知後覺皆
中在其先知所當狀覺是
知後之本先覺以理之所
覺後之未予伊尹天民全得
民斯道即堯舜斯民後覺
非子見責不

之益知堯舜之道在予豈豈朕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則豈
而欲其共天下也
豈豈朕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則豈
之憂而不能樂吾之樂矣我何用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
飲之中我豈若處飲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由是以樂堯舜
不較愉快乎哉此非欲終于飲也蓋吾之道堯舜之道也為
堯舜而重其道則當為道而重其出此所以豈豈于湯聘之切
也
○湯三使往聘之伊尹聘幣其容已乎于湯三使往聘之
既而幡狀改曰夫湯為天下而聘尹之勤則尹之不得為天
與我處飲飲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與其處飲飲之中由是
以樂堯舜之道非不充朕有
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使
得朕徒咏歌而嚮往已耳
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使
其君之堯舜未能也欲使其民之堯舜未能也欲親見堯舜之
盡本能也吾豈若上焉以堯舜之道致其君使是君為堯舜之
若
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
吾豈若下焉以堯舜之道澤
子民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

吾豈若于吾身親見之哉
吾豈若堯舜其君民而向之誦讀向
上下哉益湯有堯舜君民之資而吾有堯
舜君民之道此吾所以幡狀欲應其聘也
○天之生此民也夫
之一身必欲以堯舜之道治天下而不能諉其責于
他人者此非吾之意也乃天意也蓋天之生此民也
使先知覺
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欲知其理之當狀也而知則有先後焉
馬是先知也豈使之自有餘哉將使以其所知覺天下之未覺
也是先覺也豈使之自有餘哉將使以其所知覺天下之未覺
也天之所塗乎先知
于天民之先覺者也昔堯舜天民之先覺
矣予天生此民之中而得于堯舜之道
子將以斯道覺斯民
非特天民之先知乃天民之先覺者也
子將以斯道覺斯民
也
以斯堯舜之道使是君為堯舜之君而因以堯舜民為堯舜
之民朕後無負于天
非子覺之而誰也使予而可辭必斯世有
無先覺矣必在我非先覺而後可也而先覺及在我矣非予任
覺之也而誰為其責也哉則予所以幡狀而應湯聘者乎

思是思澤兼教如此指思天下
就其心澤兼教如此指思天下
民是正使民被竟是正使民被之澤

枉已如言屈已若在
正天下指伐夏聖人從說
不去是仍歸歸是聖絜身即
而已矣見絜身之外

要湯言伊尹樂道而湯未聞
是決其無
辱已之事
天誅奉天命造始攻牧宮
樂之宮是朕我也古人自稱
鳴條之地月通號此伊尹自
言載是始毫是湯都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
者始伊尹之言而推其心是必以堯舜之澤治天下而後其思
始也必使斯民無匹夫匹婦之民而後可以無難也苟天
下之民匹夫匹婦有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必將引之以為已幸
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必將引之以為已幸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夫以堯舜為已責則所挾持者甚
矣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夫以堯舜為已責則所挾持者甚
者甚弘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夫以堯舜為已責則所挾持者甚
天下之重如此夫以堯舜為已責則所挾持者甚

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
大伊尹之功所以正天下
者之所能為哉制意辱已之行也不止于枉已也正天下之功
大功也而能正天下者乎此尤吾之所未聞也故使尹而辱已則
必無此天下之功今尹而能正天下則必無辱已之行而矣

道要湯即就子之所謂要湯者而論之吾固有所聞矣蓋伊尹
之道尹雖無心于湯而堯舜之道在我不能不來湯心于堯舜
聘是尹之要湯乃以堯舜之道要湯也此吾之所聞也
割烹也若曰割烹要湯則悖于堯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

朕載自毫由我相湯始其事于毫都也尹之言如此而伐夏救
民之事可証也是豈割烹要湯者之所能哉合而觀

聖人之行不同也且古聖人之正已以正天下者不直或遠或

近或有遠而隱者或去或不去或有任不合而去者或有仕之

歸絜其身而已矣非有所苟也蓋其遠而去者所以正已也其近而不去者亦正

非聖人也則可尹而聖人之行不同而同歸于絜身而已矣非有所苟也蓋其遠而去者所以正已也其近而不去者亦正

身者哉而割烹要湯之事可以必其無矣○吾聞其以堯舜之

道要湯即就子之所謂要湯者而論之吾固有所聞矣蓋伊尹

之道尹雖無心于湯而堯舜之道在我不能不來湯心于堯舜

聘是尹之要湯乃以堯舜之道要湯也此吾之所聞也

割烹也若曰割烹要湯則悖于堯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

夫使尹之始出也而既以割烹要湯則其既出之後必不能成

伐夏救民之功矣今徵之伊訓曰湯奉天誅始攻于牧宮

朕載自毫由我相湯始其事于毫都也尹之言如此而伐夏救

民之事可証也是豈割烹要湯者之所能哉合而觀

孔子章

此德是辨詳孔子不之尹之所守者竟舜之道所任者天下之重固未有以竟舜之

綱子而安于我命見其不苟主二節即其當既時能擇所主見其必不苟于齊衛無事之時三節即觀人之法以觀孔子見孔子必不苟主前兩節以實事對末一節以定

對理 主是舍于其難疽是治難疽者侍人是奄瘠環齊景公所不厭人言不好事是造言生為之指于篇

顏由衛之賢彌子靈公侍大夫彌子靈公侍臣名環

是為汗辱之事者藉口聖賢自便其私耳

山矣顏雖由賢大夫也而孔子上之者主其賢也

取者其妻與子路之妻姊妹而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若舍顏譬由則其情可以相通而其言可以相入矣

我衛卿可得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若舍顏譬由

子路以告子路亦知孔子必不孔子曰有命孔子曰衛卿之位可得也

否造物主之有命

兄弟是父兄弟見謂私謂也

卿官之至可得卿之位命通

言亦見無輕進義以斷制言

有命亦以通言此從就爵

義以當退無命以當安

不說無命不安說

遭是國桓是姓司馬是官

名桓是微服微賤是微服也

指桓也微服微賤是微服也

欲殺言貞子本宋司城宋官

子仕于陳曰司城陳侯陳侯

者乃其舊號稱之陳侯陳侯

其不違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陳侯名周之臣者夫貞子進

于平日之言行安在孔子不悅于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

也而謂孔子為之乎孔子不悅于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

殺之時亦有然者昔孔子道大莫容以桓子受女樂而不悅于

周是陳侯臣是侍

近臣之臣所為主

遠臣遠方來其所主

人之家

而司城乎宋與退而又臣乎陳者當有合于禮義其視不得宋

之司城與今得為陳侯之臣者當亦有聽于義故主之也夫當

觀之時而豈有主癰疽瘰癧之事乎○吾聞觀近臣以其所

為主且又以所聞觀人之法論之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欲觀近

未有以君子而為小人之主亦觀遠臣以其所主欲觀遠臣之

所主之何人而遠臣可知也何也天下未有君若孔子主癰疽

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今癰疽與侍人瘠環即近臣也孔子

子也癰疽侍人之近狎又小人之尤也主癰疽者必癰疽之類

主侍人者必侍人之類故孔子之主顏回由主司城貞子孔子

之所以為孔子也皆主癰疽主侍人則所從非其類矣其何以

為孔子哉故吾即觀近臣之法推之而知癰疽瘰癧必不為孔

子之主矣即觀遠臣之法推之而知孔子必不主于癰疽瘰癧侍人矣甚矣好事者之誣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萬章問曰或曰百里

而無由乃鬻賣于五羊之皮食牛得五羊皮之值以要秦穆公

養牲者羊之家五羊皮即賣身所

得食牛是牧要求也要秦穆公舉用

者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養牲者羊之家五羊皮即賣身所

得食牛是牧要求也要秦穆公舉用

者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養牲者羊之家五羊皮即賣身所

得食牛是牧要求也要秦穆公舉用

者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養牲者羊之家五羊皮即賣身所

得食牛是牧要求也要秦穆公舉用

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百里奚字井伯虞國秦國

年七十言其請曾不知是斷

去之秦年已七十矣

賦其所以事秦取相之由則已無處矣惟

知汚穢也先夫是去虞有行是

必以正也蓋以其時百里奚非不諫也虞公不可諫也知虞公

行其顯是功著以勞言賢

得夫不為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為汙也

承上類若自謂是實身成其

也為汙可謂智乎則是利有所礙而見有所不可諫而不諫

是就君之功業鄉黨人自

推之矣殆非不智者也天下惟智者為能不失言也使奚而不

好者愛其人

可謂不智于可謂不智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

知廢也使奚而不智也即或不諫容或及不可謂不智也

其凶矣乃知虞公之將亡而遂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

也不可謂時舉於秦天下惟智者為能知時也使奚而不釋所

不知也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知穆公之賢可與有

智乎是能知矣也可謂不智乎矣之智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

而奚之賢又自有不可掩者使奚而果不賢也則生無顯于時

死無傳于後乃奚之相秦也置晉救荆併國曠遊以伯西戎而

顯其君可傳於後世又非特一時之顯已也歷東景悼孝猶不

于天下賢而能之乎此皆其道足以匡濟乎時艱才足以經綸乎邦

賢以成其君使自謂其身以鄉黨自好者不為少知自愛者猶

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有以知乎彼吾嘗以智推之而知其無

自壽下玉之事既能乎此必不肯為乎彼吾

又以其賢推之而知其無食牛于主之事矣

五

四

三

伯夷 此章見厥學孔子意

孔子之行而跡其聖之異歸

重聖之時上後二節詳明孔

下聖之全以見其所以

受于三子也歸重智上

聲色 不止女色淫聲凡禮

其君言非可**非其民**言非可

橫是不循政以朝之止以野

居不忍如言**思與**與居

居時欠**朝衣朝冠**至貴

處時暫**朝衣朝冠**的服塗炭

至汚濁**居北海**以避

所在**居北海**紂言待清紂

之濁風流風垂于**頑**無知

故也**風**後世者**頑**廉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 孟子歷叙羣聖而表孔子集羣聖之

惠孔子狀其德非不盛而其制行則有不同試以

伯夷言之以言其持已則目不視非禮之惡色

耳不聽非禮之惡聲三**非其君不事**以言其志世則擇君而仕

何其視聽之不苛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所當事之君則不事

其民不使非其所當使之民則不**治則進**以言其出處必世治

亂則退身何其進退之不苛也**橫政之所出**以言其身之所居

為橫政身何其進退之不苛也**橫政之所出**或政不循典型而

之所出**橫民之所止**為橫民知所止**不忍居也**亦耻其汚已而

不忍居焉是入**思與鄉人處**以言其心之所思彼夫鄉里之常

處之不苟也**思與鄉人處**人若無辱于已也思與之並處

如以朝衣朝冠則如以臨朝之禮**坐於塗炭也**坐于泥塗黑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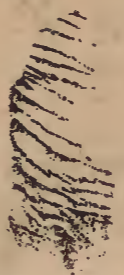
浼而不能一息安焉**當紂之時**是以當紂之世聲色皆惡君民

是慙處之不苟也

有分 情是柔 立志 毅有強

何事 二句是 治亦進 三句是 推其行

天之 五句是 思天下 五句是 是推其



政野多橫民其不從紂之暴而免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

也 于其避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人也

志人故後世頑夫廉 廉辨之操此亦化而有卓立之志况未必皆儒者乎

此 孤介既足以守已而流風又能以感人是則伯夷之行蓋如

○伊尹曰何事非君 君皆可使為堯舜何所事者而非吾君

何使非民 隨吾所使之民皆可使為堯舜何所事者而非吾君

蓋其進也即有亂 亂亦進 求可以事是君使是民而巳尹之

行如 曰天之生斯民也 夫尹之一于進而不必于退者此何心

斯民也 使先知覺後知 性善雖無不同而知覺則有先後使先

使先覺覺後覺 使先覺覺後知 性善雖無不同而知覺則有先後使先

之先覺者也 于天生此民之中先天下而予將以此道覺此民

也 于將以此先知先覺之道而為先覺者也 思天下之民 吾即

而推其心思 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 即匹夫匹婦有

者 若已推而內之溝中 若已推而內之溝中 其自任以天下之

重也 彼其以一世民物為己責而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此所以

行如 柳下惠不羞汙君 以柳下惠言之所任不必明 不辭小

官 所居不必尊位即小 進不隱賢 其不擇君而仕若疑于易進

必以其道 必以其道 遺佚而不怨 難退矣雖有時放棄遺

狀不忍去也 雖或如鄉里之常人處亦不立圭 爾為爾 故其自

狀不忍去也 雖或如鄉里之常人處亦不立圭 爾為爾 故其自

不差 不且 污君 非明 不辭 不

小官 非高 賢 道 遺佚 不

匱窮 是困 處 是暫 故 承

鄙夫 是量 寬 是量 薄 是性

敦厚 柳下 之利 于朝 與

鄉 之利 于野 與

國 之利 于 野 與

巧以禮運力以決勝由作猶
于始言力于終言由字看
至是射是中

其既作而玉以振之于後于凡樂之繼乎金
以計之而前乎玉以作之者皆統乎是者也
也金聲也者欲奏八音必先擊鐘鍾以爲眾音條理之借是大
也非大于一始而大于一始無所不始也非以一鍾而始衆音
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特禁以節衆音之聲是必擊
者乎一終而大于一終無所不終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即金聲
非以一磬而終衆音之條理者乎始條理者智之事也之始條
理以觀孔子其諸智之事乎統人物于一心而片三子之或清
或任或種者皆知之盡而無礙于始而所以啓力行之端者在
是矣是孔子之知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孔子其聖之事乎會人
亦孔子之金聲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孔子其聖之事乎會人
物于一身而凡三子之或清或任或和者皆行之全而無缺于
終而所以收知至之功者在是矣是孔子之聖亦孔子之玉振
也蓋在作樂則始終俱備而爲大成在孔子則聖智兼該而爲
大聖即樂以知德信乎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而彼三子各以
節名則固在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而彼三子各以
子條理之中耳○智譬則巧也夫孔子智之事固猶樂之始條
射者之巧也知之所及析之極其聖譬則力也孔子聖之事固
精與巧所以運法之機一也聖譬則力也孔子聖之事固

北宮章此見于者公天下之
大典一以土字與天
下共之而不私一以戰事
與天下共理之而不私專天
子之位節是班爵之大器天
子之制六節是班祿之大器
天子一位六句統言班爵之
通于天下者君一位七句分
言班爵之施于國中者天子
之制節通言班祿之通于天
下者天子之制五節分言班
祿之施于中國者通章正說
以交切
忌詳字

矣而聖之義則何如也譬則射者之力也聖之
所就詣之造其極與力所以奮及遠之能一也
外也故孔子之至于時中之道者聖也其所以中乎時中之道
之外者非聖也蓋必知焉以運乎聖之先矣由射者射于百步
也其至爾力也者而力力其中非爾力也非爾力也蓋必巧
焉以運乎力之先矣巧以運乎力而後爲天下之善射智以運
乎聖而後爲天下之全德狀則孔子全乎巧全乎力者乎三子
其力有餘而巧不足者乎此孔子之聖所以
爲尤盛而學孔子者當由知以入于聖矣

北宮是名衛列也列
姓奇人也班其等次
爵是爵祿是俸如之何其爵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北宮錡問曰國家馭富馭
之制莫倫于成周今日爵祿之班想非周室之舊矣敢問
周室之初其班爵祿之制如之何道未墜地識在賢人矣○孟
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矣至于今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諸侯
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蓋周之初以德詔爵而無德則否以
籍使後世守之者也自今之諸侯無德而僭者出焉惡班爵
之制有妨于已也而去其籍之載夫班爵者無功而兼併者出

崇卑厚薄其制言詳

細言已妨害已之所為班爵

兼併去是籍是載爵可名

畧是六

位猶言公侯伯

伯之長子養男同一位

皆諸侯以爲君

若以正民上士中士

命下士命六等而言

馬惡班祿之制有妨于已也而去其籍之載天班祿也

者籍既不存則吾將安考亦以不可得而聞其詳也

嘗聞其畧也賦而殘篇斷簡或有遺言老師宿儒亦有傳說故

也○天子一位爵之大畧有通行于天下者有單行于一國

者始自其班于天下者述之父母地而爲之子者天

一與親賢共治焉如爵位盛大以無私爲德者公也公一位

德足以字養人者子也德足以

庶邦總而計之凡五等也而大小相維可以

君一位又自其班

爵小其理焉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卿一位

知足以帥人者大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

夫也大夫一位

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君爲紀法之宗卿大夫士爲紀法之守順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周室班祿之制

其制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

諸侯爵無以加則祿無以加也

伯七十里

侯而祿較公

子男五十里

凡四等合而計之不能五十里

能及子男之五十里或字而方三十里焉或不達於天子

同其費弗給不附于諸侯曰附庸

能自達于天子

地祿出于田故方猶正也言
四面方正皆千里四等指千
里七十里附者城也取小
五十里附國附大國也
庸庸者功也取治民之
功附達于天子也

視也視侯是地比諸視伯是地比諸元士是上視子男是地比子男亦有五十里

大國是公侯君即公君祿田三萬二千畝可食六千八百八十人

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

中士田四百畝可食二百四十八人

下士田一百畝可食九十八人

卿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千二百六十人

君祿田四萬二千畝可食二千二百六十人

君指子君祿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

卿祿田六百畝可食十四人

小國是子男君指子君祿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又自其祿之班于王畿者述之侯皆方百里則天子之三公視外

大夫受地視伯而得七十里蓋知足以帥人于于畿

元士受地視子男視外國之子男而得五

○大國地方百里其在公侯之大夫國者述之

君十卿祿賦其祿則隨大國之所入

大夫倍上

中士倍下士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祿足以代其耕

○次國地方七十里其在伯之次國其君十

大夫倍上

中士倍下士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祿足以代其耕

獲是所獲 糞是田的 上壤夫是

多力 上夫 是亞于 中 是亞于 勤者

中次 是亞于 下 是用力 是以是

荷農夫上中下 言如五等例

上上之祿則中士倍下士 中士之祿則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

一陪于中士 一陪于下士 祿足以代其耕也 祿僅作以代其耕如一夫

與次國之制無不同矣蓋自卿而上其祿厚而減則國小 不足以供其祿之異者義也大夫而下其祿薄而減則養

也祿之班于小國者如此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 庶人在

也彼耕者所獲之田每夫皆以百畝為準焉百畝之糞 必加

以糞糞之多寡而上農夫食九人 其力之最勤者上農大也其

力之勤惰係之矣 上農夫食九人 所以業乎農者無遺力則其

淨乎田者無遺利雖聚九 上農夫食八人 狀而耕者不肯上農夫

人而食之不見其不足矣 中食七人 其所收可食七人焉 中次食六人

也若次乎上則 中食七人 其力稍惰者中農也 中次食六人 若

可食八人而已 下食五人 若力極其惰者下農也則五人之外無

食六人而已 下食五人 餘養矣蓋力以漸而惰則所入以漸而

減而所食因之也是耕者 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彼庶人

之所獲大畧有此五等

問友章

此是明交友之道友 德而不可挾首飾是 因問而答以交友之道中四 節聖學古人之不挾貴者言 之不又舉對貴貴尊賢而斷 其同歸于必見貴之不可挾 友以友挾兼有而長以齒 道言挾持之意長言貴 以位 兄弟言德是人同 言

事最繁而身勞則食以上農之食而餘以次減事最簡而潔也 亦不失下農之食而餘以次增焉其受祿之不同以是農夫之 所食為差等蓋雖不必于下士之定數而亦足以代其耕矣此 可見先王之班爵祿也其定分也甚嚴其分士也甚公其法內 也甚重其制外也甚周此周制之大畧而我之所聞者也若其 詳則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不可得聞也有王者能減 舉其畧而哉 酌之則幾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

萬章問曰人不可以無友而友必 孟子曰不

挾長 孟子曰交友者常如已之所存而自恃此友道之不挾貴 不挾已之貴 友也者友其德

而與人交 不挾兄弟而友 友也者友其德 蓋友也者友其德也德為重則競為輕而長非所論也 德為重則驕為輕而己之貴與兄弟之競皆非所論也 不可

以有挾也 存一敬心則有德之人可為吾資存一挾心則 獻子百乘之家也 交友之誼能無所挾回難能不挾貴為尤難

不觀古人之交友乎昔孟獻子為大夫而有

孟獻子魯大 百乘 大夫 樂正

是名牧姓仲名忌 是名 无

獻子 孟獻子之家如無有 亦

王五人之家有德處

有獻子 是把獻子之家來
當事而欲羨之也

小國之君 見勢優
于百乘 愚公 費邑

師尊之意 我 德之劣
于已也

晉平公 公之危 悼 晉之賢
友在德而百乘之貴非所挾也

坐 是安 是食 是食 是食 是食
是食 是食 是食 是食 是食 是食

不敢 其心 敬賢 終于
平公者 不敢 其心 敬賢 終于

此 止能 敬賢 天位 是官賢的
係之天者 見非人君之 天職
是任 天祿 是養 士 是居
賢的 天祿 賢的 士 官的 王公
指有天下 有國之君

采地乃百乘之家 有友五人焉 當時擇友而交 樂正裘 其一人
者也可謂貴矣 其一人力牧之後 其三人則于忘之矣 則于不
之官為姓 牧仲 姓牧而名仲者 夫獻子忘已之
而名裘者 而忘之矣 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 勢而與此五人
大抵皆裘仲之流也 正以此五人者以德自重 忘人之勢而
者友 無獻子之家者也 不知有大夫之家者也 獻子有大夫之
貴而五人以德高之 五人有安勢之賢而 此五人者亦有獻子
之家 使五人者猶知有獻子 則不與之友矣 則知有利必不知
之家 而不能忘其勢焉 則不與之友矣 有道獻子將賤之

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 足 貴邑惠公嘗曰 吾于子思之大賢德
於顏般則友之矣 吾于顏般之次賢德足 王順長息則事我者
非惟百乘之家 雖小國之君亦有之 不挾貴而交者焉 費惠公
能不被為狀也 雖小國之君亦有之 不挾貴而交者焉 費惠公

也 若夫王順長息 德不為我師 亦不為我友 則奔走而事我者
也 苟非玉順長息之徒 其可責之以奔走之役哉 夫子思顏
般賢有大小其德一也 師之友之禮有隆殺 其尊賢一也 非惟
也 此可見惠公之所友在德 而小國之貴非所挾也 雖大國
小國之君為狀也 能 不挾為狀也 雖大國之君亦有之 雖大國
有不挾貴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 昔晉之平公可謂 入云則入 尊
而友者焉 貴矣其于亥唐也 其德而禮于賢者之虛矣 其至門而入也 唐命之
入則公從而入 未云入不遽入 既云入不後入也 坐云則坐 其
入而坐也 唐命之坐 則公從而坐 食云則食 及其坐食也 唐命
未云坐不先坐 既云坐不後坐也 食云則食 及其坐食也 唐命
未云食不先食 既云食不後食也 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 雖所食者至粗糲之
云食不後食也 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 雖所食者至粗糲之

蓋不敢不飽也 蓋敬賢者之命 欲不飽而不 狀終于此而已
矣 狀惜其終乎 敬賢 敢也公之尊賢如此 其至也 狀終于此而已
者之命而已矣 弗與其天位也 至于天位所以官賢也 獨
與共 弗與治天職也 天職所以任賢也 獨不可委 弗與食天祿
也 之共理乎 而公弗與治也 弗與食天祿

弗與治天職也 天職所以任賢也 獨不可委 弗與食天祿
也 之共理乎 而公弗與治也 弗與食天祿

尚與上同 **館**是客舍 **甥**是女 **貳室**

是副 **饗**是就舜宮 **送**是更 **賓主**

脫君臣之分也 **天子**指 **匹夫**指

用作以下指賢而 **上**重天子

貴上貴字作尊敬看 **敬**即

尊即 **義**是合

也天祿所以養賢也獨不可使 **士之尊賢者也**此乃無位之士

賢之情 **非王公之尊賢也**豈以王公操爵祿之權可以貴人富

哉朕平公雖未盡尊賢之道而已典盡尊賢之禮 **○舜尚見帝**

此可見平公之所友在德而大國之貴非所缺也 **○舜尚見帝**

非惟大國之君能不挾為狀也雖天子之貴亦有不可 **而館甥**

得而挾者焉昔者舜以匹夫之賤由側陋而上見帝 **而館甥**

於貳室帝既妻之以二女而待以甥舅之 **亦饗舜**亦有時就館

情 **迭為賓主**夫始而館甥是貴以甥道遠也則充為主而

主而為賓為賓主之歡 **是天子而友匹夫也**是天子之尊

有德之可尊而不知存貴之可恃堯之友德而無所挾如此夫

以天子之貴尚不可以有挾而況乎有國有家者乎貴且不足

此友之所以不可以有挾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夫古人有

天下者弗挾貴而友其德如此夫豈不義而為之哉 **○用下敬上**

以至于天子皆上也凡匹夫有德者皆下也故以在下人而鞠

躬承順以敬其上者非無謂也朝廷莫如爵名分 **用上敬下**

統之所有雖賢者不得而抗故因其可貴而貴之 **用上敬下**

謂之尊賢民莫如德道範師法之所存雖貴者不得而狎之故

因其可尊 **貴貴尊賢其義一也**世人重勢而輕德類以尊貴為

臣之義不可廢也貴貴固義也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尊賢亦義

也惟尊賢之義等于是貴貴故貴以百乘而不敢挾貴以小國而

不敢挾貴以大國而不敢挾貴以天子而不敢挾貴若此者皆

于義之所在耳故曰友也者友其德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戰國諸侯爭以下士為名高孟子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情之地蓋事道不得已之心也萬章疑而問曰凡人之所為必

有心為之主宰故問諸侯以禮儀幣帛交際于我其心果何心

也 **孟子曰恭也**儀將于外是交際之心存于中必有幣帛之

曰郤之郤之為不恭何哉萬章曰交際固是恭矣朕亦有所郤

交際謂以禮儀幣帛 **恭也**指誠

心 **不恭**就卻飽貴

言 **不恭**之心言

尊者暗指時易當餽 **曰**是心

計之 **者**指交際之物 **受之**非義則

詞 **者**指交際之物 **受之**非義則

詞 **者**指交際之物 **受之**非義則

詞 **者**指交際之物 **受之**非義則

詞 **者**指交際之物 **受之**非義則

詞 **者**指交際之物 **受之**非義則

詞 **者**指交際之物 **受之**非義則

詞 **者**指交際之物 **受之**非義則

詞 **者**指交際之物 **受之**非義則

四書章句
意 卻之 是 指以不義 故 作 推 而 卻 之 言 古 原 說

辭卻 是直詞明白 以心卻 是 中 度 其 不 曰 是 心 中 自 其 義 而 卻 之 曰 謂 的 語 其 者 他 詞 托 為 以 道 是 所 賜 以 禮 是 有 禮 義 之 尊 禮 儀 文 子 道 義

禦 止 人 殺 之 國 門 之 外 無 人 以 奪 其 貨 受 禦 得 殺 其 越 顧 越 也 貨 取 其 貨 是 昏 而 諷 是 指 貨 也 肯 也 不 知 意 諷 是 人

也如位之尊者以 曰其所取之者義乎 我心必自度曰此其所 物賜之其禮恭矣 不義乎 仰不令于義而 而後受之 必彼之所 者不知其果合于 義而當得者乎 夫逆其不義卻其物而輕 義則行于辭而卻之矣 以是為不恭 其人傲慢甚矣此非所以 處尊者之賜也君 故弗卻也 惟以此為不恭故君子于交際彼 子以是為不恭矣 以恭而賜之我以恭而受之不當 問其物之從來而卻之此以卑承尊之禮 曰請無以辭卻之 然也知不卻之為恭而交際之心可見矣 曰彼其所賜之物 乃取諸民 而以他辭無受 乃不顯言其所以不受 不可乎 使彼 之不義也 窺吾卻之之意則不惟不義之物不得而免而彼亦 不得以不恭罪我矣既不失己又不失人不亦可乎 曰其交也 以道 孟子曰凡人之餽罔不必以辭卻為也亦不必以心卻為 也惟觀其所以餽于我者何如耳如其交如我也以道相

與非無處而餽 其接也以禮 其接于我也以禮相加非 斯孔子 而由之有名 受之矣 則雖孔子為道之宗為禮之極者斯亦為道而受而不 可知也亦何必度其不 義而以他辭卻為哉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 萬 曰苟不問其物所從來而但觀其交際設今于人有國門之 外無人之處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如此其不義之甚也 其 交也以道 其交也非無處 其餽也以禮 其餽也非苟簡之儀 斯 可受禦與 則亦可受其 曰不可 貨不可受也 康誥曰殺越人 于貨罔不畏死 周書康誥有曰殺其人而取其尸 凡民罔不 諷 凡民無不 是不待教而誅者也 書之所謂禦人于國 不待教戒而即 殷受夏周受殷 豈惟助于康誥殷以此法度所 當行誅者也 殷受夏周受殷 于今為烈 法昭朕明烈如之何其受之 不辭也 三代相傳所不 于今為烈 法昭朕明烈如之何其受之

諸侯指列國之君

猶禦指暴言善其禮該得文以道在內

際也君子孟子何說是何王

者是明刑作也比合今之

諸侯指戰國不改指取民之

非其有非其祀之充是推類

之類盡義之情獵較田獵相較

亦獵較以是不違俗

自獵較尚可

如之何以交道接禮而受之乎君

有孔子斯受之豈受禦之謂哉

萬章曰禦人之貨固不可受竊觀今

之諸侯橫征暴斂其取之丁民也

苟善其禮際矣苟善其禮儀

而脩物相接斯君子受之斯君子不問其

何也若是徒知禦人之非義而不知

以為有王者作孟子曰今諸侯之取于民固非義矣較之以禦

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將連比今之諸

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益也且以義論之禦人之益不待教而

孔子亦獵較孔子亦不違其俗

于魯也夫諸侯之賜所以不可禦卻非但不可以過求

以義于義亦屬甚害故苟善其禮際斯君子受之矣

孔子之任也孔子之任也非事道與

况受其賜乎况交以道接以禮其賜

曰狀則孔子之任也非事道與

曰事道也孟子

曰狀則孔子之任也非事道與

曰事道也孟子

曰狀則孔子之任也非事道與

曰事道也孟子

曰狀則孔子之任也非事道與

曰事道也孟子

曰狀則孔子之任也非事道與

曰事道也孟子

曰狀則孔子之任也非事道與

狀承獵較而言非事道言不以行

事道此聖人出奚獵較疑其

非以道謂未華獵簿是簿

易俗較之先簿書所

以載祭祀如簋簠之類

正謂簿書所正之四方指魯

四方之食 禮記 禮運 是去 此所以以實之者皆其

是足以行也 不行 人不能 而 方之物將以隆祭品而實祭器也今器有常數實有定品則其

後去 見其非 三年 言其 淹 中而有變俗之法此所以為聖人轉移之妙權也亦何妨乎事

國也 萬章曰孔子欲正俗而不能委曲如此曰為之

兆也 孟子曰孔子所以不去者非無為也彼方未可知吾道之果

未華而身已不見廢矣故仕于國安于俗舒徐容與使人知吾

道之功化于此而試其二 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 至乎兆之

二焉此聖人之心也 兆不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 可行而人

卒不能行則非吾道之難行也乃人 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

不肯行吾道也夫後決于必去耶 是以前嘗有所終三年淹

也 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孔子所歷之國非一矣

而見凡之明當在末嘗終三年 萬章曰孔子之志也

孔子之仕為事道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 夫孔子之事道不

特于事道見之蓋 嘗即其生平觀之有君相之虛心于我行將

用吾道也則有見行可之仕以行其道者焉 有際可之仕 其次

雖未必行也而知重吾道者遇以禮 有公養之仕 其次則道雖

也則有際可之仕以答其禮者焉 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 而果何

知愛吾道養賢有誠也則有 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 以見之

公養之仕以就其養者焉 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 以見之

彼其仕于魯而兆足以行也 固定公用之實 於衛靈公際可之

桓子之尊之也 是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 於衛靈公際可之

仕也 簡之靈公其可行之兆雖不如桓子而有交際之禮亦

於 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問餽之禮亦從而仕之何也彼固以道以

見行可 是見其道 際可 是際

禮 公養 是國君養 季桓 二卿

季孫斯也仕定公曰桓子者 以季氏專國攻孔子相魯由

桓子 靈公 是衛侯元當時孔 子至衛公問而郊

迎是接遇 孝公 公輒 以社

仕非章 此為當時有為貧而 苟祿者發首節引其

端中三節言其宜居職之為 稱而舉孔子為法末節是推

明其欲以明為貧之仕所宜 居易稱之哉快摠首節中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 孟子示人辭仕之準曰仕以致

君澤民非為貧而求以資身也 而有時乎

君子者 禮而餽者亦其所弗辭也夫觀乎見行可之仕則兆足以行不

遠去也而可以推其受賜之德矣觀于際可之仕則交際

問餽不為鄙也而有以驗其受賜之事矣此孔子所以為禮義

之中正也苟于諸侯之交際而弗權以義而必節之豈善學孔

哉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 君子示人辭仕之準曰仕以致

君澤民非為貧而求以資身也 而有時乎

仕 就初出仕言 **非為貧** 見仕以行道為主

時 上時乃親老家貧之時下時不能親操井臼之時

尊卑 以言貧富以祿作何字看

宜 是所當居之職 **抱關** 是書而謹其出入者

析 是夜而謹其止行也

委吏 主倉庫委曰是二十度積之吏 **曰** 其意言之

會 是德十是計開 **當** 是錢穀出入之

明白 **乘田** 是主苑囿 **苗壯** 芻牧之吏

言出狀 **長** 言生息 **肥壯** 滋蕃

言高 是言國論 **高** 是大

事 以出 **立本朝** 非位早

不行 是不能救國 **耻** 是素餐

不託章 此明辭受之道上三

見君而假之既不致上同于

君亦不敢下同于民下三節

言君之所以待士見君而賢

之不當為之也併當為之與貧

為貧 賦或道與世逸人莫予知不得已而娶妻非為養也

而有時乎為養 賦或不能親操井臼手治酒

也 夫出處而至于權以通之則已非其正矣而可苟于所居哉

○為貧者辭尊居卑 蓋位有尊卑祿有貧富仕非為貧居尊官

辭富居貧 辭祿之富而居其貧蓋位卑祿

惡乎宜乎 狀惡乎為卑

抱關擊柝 夫官固有卑者矣祿固有貧者矣狀或有關

孔子嘗為委吏矣 蓋嘗觀之孔子大聖委吏乘

曰會計當而已矣

巴矣 意若曰乘田之職專于畜養吾惟使牛羊苗壯而肥膺傳

嘗為乘田矣 又嘗為乘田而

曰牛羊苗壯而

位卑而言高罪也 所以賦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立乎人之本朝而行立朝之

道宜也 苟于居位而道不行

耻也 苟于居位而道不行

耻也 苟于居位而道不行

耻也 苟于居位而道不行

耻也 苟于居位而道不行

耻也 苟于居位而道不行

耻也 苟于居位而道不行

耻也 苟于居位而道不行

耻也 苟于居位而道不行

耻也 苟于居位而道不行

耻也 苟于居位而道不行

故終之以貞之干矣
以為千古待士者法

士指未寄也寄託于
生者託人非仕其國不

敢不取同乎人己是出奔也
君以名分言言國而寄食

之寄公亦之禮非禮以犯
厚餽謂即寄公

餽送也物與人受之
餽送物與人受之

何義如言氓在野之民士之
何義如言氓在野之民士之

周是極其賜自上與下言即
周是極其賜自上與下言即

其不敢以職何也故職是
其不敢以職何也故職是

職不職分言何也故職是
職不職分言何也故職是

取食之祿職是職無常職指
取食之祿職是職無常職指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

以自養宜若可者乃不寄託于諸
以自養宜若可者乃不寄託于諸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

士之託于諸侯非禮也其所賜之祿
士之託于諸侯非禮也其所賜之祿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

曰受之孟子曰君餽粟于
曰受之孟子曰君餽粟于

曰君之于氓也固周之亦民也君民一體
曰君之于氓也固周之亦民也君民一體

曰周之則受賜之
曰周之則受賜之

則不受何也則賜亦可受今于周之則受于賜之則不受其故
則不受何也則賜亦可受今于周之則受于賜之則不受其故

何曰不敢也孟子曰以職分言不
何曰不敢也孟子曰以職分言不

曰抱關擊柝者孟子曰周無常數此君待民之禮無常
曰抱關擊柝者孟子曰周無常數此君待民之禮無常

皆無常職而賜于上者皆無常職而賜于上者
皆無常職而賜于上者皆無常職而賜于上者

以為不恭也則是不以民之分自安而以臣之禮
以為不恭也則是不以民之分自安而以臣之禮

則受之惟君餽之則受之矣不識可常繼乎不識所餽者可
則受之惟君餽之則受之矣不識可常繼乎不識所餽者可

繆公之于子思也孟子曰子思于衛為臣可魯方為士繆公問其
繆公之于子思也孟子曰子思于衛為臣可魯方為士繆公問其

思不悅但教以君命來餽未免使有
思不悅但教以君命來餽未免使有

之外乃于其末後來餽也應餽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
之外乃于其末後來餽也應餽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

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
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

復令臺舉是任之不能舉指
復令臺舉是任之不能舉指

亟餽致子思以尊德
亟餽致子思以尊德

不悅上看悅以實心言
不悅上看悅以實心言

賜于上諸侯不恭非祀
賜于上諸侯不恭非祀

常繼是常常繼
常繼是常常繼

辨肉如對稽首地曰稽
辨肉如對稽首地曰稽

北面若稽首地曰稽
北面若稽首地曰稽

是不悅大馬畜使禮待也
是不悅大馬畜使禮待也

之言之臺是賤官主無餽是
之言之臺是賤官主無餽是

復令臺舉是任之不能舉指
復令臺舉是任之不能舉指

亟餽致子思以尊德
亟餽致子思以尊德

不悅上看悅以實心言
不悅上看悅以實心言

不悅上看悅以實心言
不悅上看悅以實心言

不悅上看悅以實心言
不悅上看悅以實心言

面稽首再拜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曰向以吾君之餽伋為以人禮待伋也

辭而不受蓋以畜犬馬者畜之而已蓋自是臺無餽也蓋自是穆公悔悟不復令臺官

來致悅賢不能舉夫君之悅賢也不貴能養而貴能舉倘不能

能舉而任又不能養也乃始則亟餽終則可謂悅賢乎

用之矣無餽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能悅賢

者乎此餽可常繼而繼○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

之無道則亦不可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

養矣萬章曰亟餽非也無餽亦非也昔穆公固不可謂之養

以君命將之孟子曰國君之養賢始有所餽而不出于君命者

受時則賢者再拜稽首而受非拜粟肉其後廩人繼粟人之司

粟者以常職而繼庖人繼肉而繼肉日送而不廢不以君命

將之不復以君命將之益必如是而後可以安賢者之身而子

思以為鼎肉彼子思之所以不悅于穆公之餽者其心以使已

僕僕爾亟拜也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奉之者

安之者未至非養君子之道也此子思所以探使于門外而不

受也朕則欲養君子者始以君之命而尊之繼以司諸人而逸

之斯可謂○堯之於舜也未至也乃若養賢而能舉為悅賢之

能養矣○堯之於舜也未至也乃若養賢而能舉為悅賢之

至者則有堯使其子九男事之嘗聞舜之升聞也事二女焉

女之以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言矣牛羊倉廩備其禮而繼粟

以聽內事百官牛羊倉廩備言矣牛羊倉廩備其禮而繼粟

繼肉不以養舜于畎畝之中如是則君命將之而勞賢于僕僕者

也養之如後舉而加諸上位而不但已也迨其後遂舉而加諸

小擢用又不足言矣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能養能舉此悅賢

之至也此所謂王

女以女妻養是奉上位是上
位王公尊賢兼能舉

不見章首三節告以士不見
諸侯之道下皆詳論

士不可召之意知士之所以

不可召則知士之所以不

見

不見

諸侯之故矣通章
重注見不義一句

市井 是自在國而言蓋指
國都乃市井所在

草莽 是自在野而言蓋
郊野乃草莽所在

傳 是與替同乃所是守
通賢執見君之意元庶人

之分

公之尊賢者也豈徒以君命之將粟肉之繼 僅為國
君之養君子而已哉欲養君子者蓋不以堯為法乎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 萬章曰士以行道為心則以得
君為重敢問不見諸侯高向其

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 孟子曰士生干諸侯之國其在
都邑者往來市肆謂之市井之

臣 在田野者作息 賦畝謂之草莽
市井之類也 在野曰草莽之臣 臣以未離于草莽之類也

皆謂庶人 律以尊卑之分皆名為臣而 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
言乎無位之實皆謂庶人

見于諸侯禮也 庶人未嘗傳質為臣與已傳質為臣固自不同
也是故君不得以待臣之禮而輕加及士士不

得以應召之禮而苟拘于君其不敢見諸侯者乃
以道自重守身之大賢固如此也是禮之所在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之宜無往而不可者乃君召使給役事則往

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 君欲見而召之則不往
見之夫此一庶人也同

一君命也或往 曰往役義也 孟子曰庶人與士一也以位而言
或不往者何也 曰往役義也 則曰庶人以德而言則曰士謂之

義是分之 不當狀 不義是不宜見以
士之守言

君 指諸 欲見是問欲見
之由 多聞

以識賢以遊 見言賢指言

覓 是禮意 千乘之國 指諸
族言

友士 是與人相 事是師尊
之交結意 之也

庶人則君以其分而奔走之庶人以其分而趨承之上 往見不
下之義不可廢也是往役者得庶人之宜而為義也

義也 謂之士則君固當以道而重乎士士亦不可不以道而自
可役而不可見故庶人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 且欲知
但往役而不往見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 且欲知
見之義當知君欲見士之心彼

曰為其多聞也 萬章曰君之欲
君之欲見士也果何為也哉

曰為其多聞也 見士者為其學
之多聞博洽淵通

為其賢也 粹而能體乎道也 曰為其多聞
而能知乎道也

曰為其多聞也 見士者為其學
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

曰為其多聞也 見士者為其學
矣弗敢臣也則雖天子且就問而

為其賢也 則吾未聞欲見賢
不召師也况諸侯為一國之主乎

曰為其多聞也 見士者為其學
而召之也 既為其賢也則可以養德性變氣質當正以見之

曰為其多聞也 見士者為其學
不可召士而士 曰公亟見於子思

曰公亟見於子思 欲知國君之不可召士觀
顧可往見也哉

曰公亟見於子思 欲知國君之不可召士觀
繆公以子思之 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

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 乃曰古有千乘之
賢而數見之

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 乃曰古有千乘之
國總分下交于士

兩之字 **交** 是交他 **豈不曰** 是
指士 **交** 做之也 **豈不曰** 是
子推子 **臣** 即首節兩臣
思之意 **臣** 字指庶人 **何敢**
指君臣 **德** 以道言即上
之分言 **德** 多聞與賢 **事我**
即師道 **奚可** 就德
之尊說 **奚可** 上論 **千乘之君**
泛論勿專
百魯繆公

田 是田
之 **虞** 守苑圍
之 **不至** 是
守
分 **至** 二句是孔子贊
美虞人之言 **奚取**
二句是推孔
子登之意

以皮冠 是虞人所
用 **皮冠** 有事
的 **旃** 通帛曰旃周尚赤帛皆
赤色通帛者謂純赤而
無他飾也其餘如交龍之旃
析羽之旃皆用帛而加飾也
士 **旃** 是旃上畫以交龍
是已 **旃** 取其能之變化也
旌 是析羽于旗于之
旌者取其文明之象

大夫招 指旌
死 就將殺
士之

則何如蓋雖據古為 **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
則何不自寓則驗矣 **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
心有不悅亦抗其辭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 **豈曰友之云乎**
口謀焉則執北而承師事之云乎 **豈曰友之云乎**
友之 **子思之不悅也** 夫繆公友士之言自以為尊
云乎 **子思之不悅也** 禮之至而子思之不悅也 **豈不曰以位**
則子君也我臣也 非以其位也如以位言則子尊而為君也我
卑而為 **何敢與君友也** 勢位隔絕我何敢 **以德則子事我者也**
臣也 **何敢與君友也** 與君為平交也 **以德則子事我者也**
以德言則多聞與德在我 **奚可以與我友** 豈可與我平
子當以師道事之者也 **奚可以與我友** 交而為友乎 **千乘之**

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 由子思之言推之千乘之君
召與 而况為其多聞與賢而乃欲召之使見與知 **齊景公田**
招虞人以旌 君之不可召士而士往見之不義也明矣 **齊景公田**
使之 **不至將殺之** 虞人辭不敢往公怒將執而 **志士不忘在溝**
供事 **不至將殺之** 殺之是虞人守死不往也 **志士不忘在溝**

壑 孔子聞之曰志士固窮所常念而不
所常念而不忘者喪失 **孔子奚取焉** 夫孔子奚取于虞
其元首虞人其勇士乎 **孔子奚取焉** 夫孔子奚取于虞
招不往也 取非其所招之物虞人雖死不往 **曰敢問招虞人**
何也 萬章曰旌非所以招虞人 **曰以皮冠** 孟子曰凡國君之
敢問招虞人以何物也 **曰以皮冠** 田其招虞人以鹿皮
黃白之冠取其所有事者招 **虞人以旃** 若夫招未士之虞人則
之也而旌明非其所招矣 **虞人以旃** 以通帛之旃取其質素
象虞人之幽貞也 **士以旃** 若招已仕之士則以交龍之旃取其
而旌亦非所招矣 **士以旃** 化象士之乘時也而旃亦非所招已
大夫以旌 則而文章外見也乃為相稱耳豈可以招虞人哉
大夫以旌 則而文章外見也乃為相稱耳豈可以招虞人哉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 是以可見皮冠者虞人之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則招非其 **以士之招招虞人虞人豈敢往**
物虞人寧守死不敢往已如此矣 **以士之招招虞人虞人豈敢往**
哉 **以士之招招虞人虞人豈敢往** 是以可見皮冠者虞人之
虞人則招亦非其物矣虞人後敢往哉蓋分有貴賤招有差

招指旂
豈往不往不賢招
招欲見而

不以道
便見其
正喻賢者

決不義
切于人
猶路一般

可往義
了義便
一步行不

聖問于
人借門一
般道客當

辭了禮
便出入無
措豈義

禮門字
看底平
矢言其履

由禮法
是

知其有守
分之處人
矣况乎欲
見其賢而
召之是不
賢之招矣
而

物而守分
不致往矣
况乎欲見
其賢而召
之是不賢
之招矣而

乃以招多
聞且賢之
賢人乎其
不可往也
必矣欲見
賢人而

不以其道
猶欲其入
而閉之門
也

見賢人者
當必有道
矣或近而
就見或遠
而幣聘必
以其道而

其道而招
之以不賢
人之招則
賢者必守
道而不肯
往夫義路

也狀所以
欲見而必
以其道者
何也以士
知禮義也
夫吾前所

謂義者是
天理之所
宜而天下
之所當其
由者也簡
之路也

禮門也天
下所當出
入者也禮
之門也惟
君子能由
是路夫

者人所共
由而是義
路則他人
不能由惟
君子為能
時行時止
由是路而
不舍也

出入是門
也門考人
所共出

子為能一
出一入履
是門而不
踰也詩云
周道如底

大東之詩

有云周之
道其直如
天

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

蕩平如底
偏如矢

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

子之能由
是路而由
入禮門者
可推矣若
往見諸侯
之召則是

由非義之
路出入非
禮之門而
上有愧于
子思之高
下有愧于

虞人之守
矣豈君子
為之哉此
欲見賢者
當以其道
而不賢人

之招不可
也萬章曰
孔子君命
召不俟駕
而行狀則
孔子非與

以招之也
萬章曰士
以禮義自
守固不肯
往見矣狀
孔子為禮
義之宗也

何君命召
不俟駕而
行狀則孔
子所為豈
未協于禮
義而非與

曰孔子當
仕有官職
而以其官
召之也

孟子曰禮
義無定體
也為士時
則

以不赴召
為禮義居
官時則又
以赴召為
禮義孔子
當仕于魯

職則非若
市井之臣
非若章章
之臣矣以
其官召之
則非以多

一鄉
取友之道
首節言取
友之盡乎
今是一世
之善皆皆
吾善矣節
言取友之
善乎古
是萬世之
善皆吾
善也上下
相生

孟子謂萬
章曰一鄉
之善士斯
友一鄉之
善士
孟子謂萬
章曰一鄉
之善士斯
友一鄉之
善士
孟子謂萬
章曰一鄉
之善士斯
友一鄉之
善士

一節句是已之斯友句是一
一以善蓋一鄉斯友鄉之中
凡有善者皆吾
所有下傲此

未定是心有尚是進而尚論
歡意是上之

有比尚是吟讀是玩詩書如
詠傳記其人指行事論世是
當世行承本尚友言進其
事之迹是節來尚友取友之
章

善之資也不可以有限也
善稱乎一鄉者焉有以善解
焉我必吾之善足以益乎一
能盡友一鄉之善士而凡善
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善之善
吾善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
之善上而此善之在天下者
以身隨吾善之高下以為取
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
愧于一世之士矣狀猶以為
其人其世在焉使頌之讀之
其人情性之實于善之所載
者知其入作用之實可乎

是以論
其書其載之談訓者有其書
其人其世在焉使頌之讀之
其人情性之實于善之所載
者知其入作用之實可乎

是以論
其書其載之談訓者有其書
其人其世在焉使頌之讀之
其人情性之實于善之所載
者知其入作用之實可乎

是以論
其書其載之談訓者有其書
其人其世在焉使頌之讀之
其人情性之實于善之所載
者知其入作用之實可乎

是以論
其書其載之談訓者有其書
其人其世在焉使頌之讀之
其人情性之實于善之所載
者知其入作用之實可乎

是以論
其書其載之談訓者有其書
其人其世在焉使頌之讀之
其人情性之實于善之所載
者知其入作用之實可乎

是以論
其書其載之談訓者有其書
其人其世在焉使頌之讀之
其人情性之實于善之所載
者知其入作用之實可乎

是以論
其書其載之談訓者有其書
其人其世在焉使頌之讀之
其人情性之實于善之所載
者知其入作用之實可乎

是以論
其書其載之談訓者有其書
其人其世在焉使頌之讀之
其人情性之實于善之所載
者知其入作用之實可乎

是以論
其書其載之談訓者有其書
其人其世在焉使頌之讀之
其人情性之實于善之所載
者知其入作用之實可乎

是以論
其書其載之談訓者有其書
其人其世在焉使頌之讀之
其人情性之實于善之所載
者知其入作用之實可乎

是以論
其書其載之談訓者有其書
其人其世在焉使頌之讀之
其人情性之實于善之所載
者知其入作用之實可乎

問卿章此見為卿之道有經
權在有異姓之卿哉

上因問卿而示以規誦之不
同下因詳問而不以經權之
不一一則其安危不得已而
行吾自宗社之權一則明去
就不得已而成吾以義退之
經總見為卿之道各有以盡
忠其

何卿是何等不同是言其等
卿為問不同有非同

貴戚是以親任者主恩
而與國同休戚者異姓
是以賢任者主義而
與道為去就者也
大過指問貴戚之卿其事
曰君有大過則諫而與宗社為體者也苟坐
視其君之昏亂而不諫非也生現其國之危亡而莫救亦非也
反復屢諫有變易位更立賢君故君小過非不諫也但至于有是以官國之大過則事急而貴

其世也論當世之法達而在上究其所以立功而見于設施者
何如窮而在下究其所以立德而形諸操履者何是尚友也此
如或于同中論異或于異中論同所謂論其世也

其世也論當世之法達而在上究其所以立功而見于設施者
何如窮而在下究其所以立德而形諸操履者何是尚友也此
如或于同中論異或于異中論同所謂論其世也

其世也論當世之法達而在上究其所以立功而見于設施者
何如窮而在下究其所以立德而形諸操履者何是尚友也此
如或于同中論異或于異中論同所謂論其世也

其世也論當世之法達而在上究其所以立功而見于設施者
何如窮而在下究其所以立德而形諸操履者何是尚友也此
如或于同中論異或于異中論同所謂論其世也

其世也論當世之法達而在上究其所以立功而見于設施者
何如窮而在下究其所以立德而形諸操履者何是尚友也此
如或于同中論異或于異中論同所謂論其世也

其世也論當世之法達而在上究其所以立功而見于設施者
何如窮而在下究其所以立德而形諸操履者何是尚友也此
如或于同中論異或于異中論同所謂論其世也

其世也論當世之法達而在上究其所以立功而見于設施者
何如窮而在下究其所以立德而形諸操履者何是尚友也此
如或于同中論異或于異中論同所謂論其世也

其世也論當世之法達而在上究其所以立功而見于設施者
何如窮而在下究其所以立德而形諸操履者何是尚友也此
如或于同中論異或于異中論同所謂論其世也

其世也論當世之法達而在上究其所以立功而見于設施者
何如窮而在下究其所以立德而形諸操履者何是尚友也此
如或于同中論異或于異中論同所謂論其世也

以上
社稷

勃狀

變色貌訝以易
位之言大其

正對

是無謂

定

即上
變色

勿異

是

初意

有過

舍不恃
大過意

反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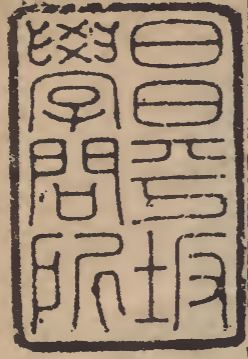
亦有變其
惑悟意

夫

以道為重
位為輕

不容以反覆之而不至懇勤委曲反覆則易位此時君輕而
不諫已而易君之位更擇同姓之賢宗社重不得
覆以明忠而易位以存祀無非為宗社計也○王勃狀變乎
色王聞易位之說疑貴戚之不當為此○曰王勿異也王問臣
也非人臣之正也而勃狀變其容色○曰王色定王得此慰
正者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道對倘有○王色定解之言而
所誠而別有所對則非正道矣而豈敢○曰君有過則諫孟
勃狀之狀後請問異姓之卿狀後請問異姓曰君有過則諫孟
色始定狀後請問異姓之卿狀後請問異姓曰君有過則諫孟
曰異姓之卿以義合而與道為體者也苟有過而不諫則為阿
容非也諫不聽而不去則為竊位亦非也故君大過非不諫也
但有傷道遺義之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至變轉開諭反覆無已
過則隨事匡救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至變轉開諭反覆無已
爵位輕不得已而引身以去蓋反覆以竭誠去位以全道無非
為悟主計也是可見分在貴戚故行乎貴戚以貴戚而行異姓
之事者非也分在異姓故行乎異姓以異姓而行乎貴戚之事
者亦非也卿不同而事君之道不同王明于卿之道當知所以

責成于
卿矣



四書章句
卷之十八終

